

續

古

文

苑

續古文苑卷第六

賜進士及第授通奉大夫山東通省督糧道加三級孫星衍撰
表

請許吳主委質表

魏鍾繇

尚書宣示孫權所求詔令所報所以博示遠於卿佐
必冀良方出於阿是芟蕘之言可擇郎廟況繇始以
疏賤得爲前恩橫所眄睨公私見異愛同骨肉殊遇
厚寵以至今日再世榮名同國休戚敢不自量竊致
愚慮仍日達晨坐以待旦退思鄙淺聖意所棄則又
割意不敢獻聞深念天下今爲已平權之委質外震
神武度其拳拳無有二計高尚自疏況未見信今推

款誠欲求見信實懷不自信之心亦宜待之以信而當護其未自信也其所求者不可不許許之而反不必可與求之而不許勢必自絕許而不與其曲在己里語曰何以罰與以奪何以怒許不與思省所示報權疏曲折得宜宜神聖之慮非今臣下所能有增益昔與文若奉事先帝事有數者有似於此粗表二事以爲今者事勢尚當有所依違願君思省若以在所慮可不須復貞節度唯君恐不可采故不自拜表

賀捷表

魏鍾繇

臣繇言戎路兼行履險冒寒臣以無任不獲扈從企仰懸情無有寧舍即日長史逯充宣大令命知征南

將軍運田單之奇，厲憤怒之衆，與徐晃同勢，并力撲討。表裏俱進，應時剋捷，馘滅凶逆，賊帥關羽已被矢刃。傅方反覆，胡修背恩，天道禍淫，不終厥命。奉聞嘉喜，喜不自勝。望路載笑，踊躍逸豫。臣不勝欣慶，謹拜表因便宜上聞。臣繇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死罪死罪。建安廿四年閏月九日，南蕃東武亭侯臣繇上。

力命表

魏鍾繇

臣繇言：臣力命之用，以無所立，帷幄之謀，而又愚菴。聖恩低徊，待以殊禮。天下始定，帥士欣戴，唯有江東當少留思。既與上公同見，訪問昨讌，見復蒙逮及，雖緣詔令，陳其愚心，而臣所懷造膝之事，昔先帝嘗以

事及臣遣侍中王粲杜襲就問臣臣所懷未盡冀益
絲髮乞使侍中與臣議之臣不勝愚款悽悽之情謹
表以聞臣繇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死罪死罪司徒東
武亭侯臣鍾繇表

薦關內侯季直表

魏鍾繇

臣繇言臣自遭遇先帝忝列腹心爰自建安之初王
師破賊關東時年荒穀貴郡縣殘毀三軍餽饟朝不
及夕先帝神畧竒計委任得人深山窮谷民所米豆
道路不絕遂使強敵喪膽我衆作氣旬月之間廓清
蟻聚當時實用故山陽太守關內侯季直之策尅期
成事不差豪髮先帝賞以封爵授以劇郡今直罷任

旅食許下。素爲廉吏。衣食不充。臣愚欲望聖德錄其
舊勲。矜其老困。復彼一州。俾圖報効。直力氣尚壯。必
能夙夜保養人民。臣受國家異恩。不敢雷同。見事不
言。干犯宸嚴。臣繇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黃初二
年八月日。司徒東武亭侯臣鍾繇表。

薦朱倫表

魏殷 表

蓋聞虞書非俊乂。無以光帝載。西伯非髦士。無以開
王業。是故高世之主。必廣登命之禮。有爲之君。務通
賢者之路。所以成大治也。切見同郡朱倫。字文信。天
真清亮。雅性忠篤。純粹足以激清源。美行足以廣風
俗。當仁不讓。見得思義。疏達之才。強記博聞。飛辭抗

論駱驛竒逸誠當世之俊異一時之秀出也如得昆

佐銓衡翼亮右曹濟濟之觀足用華國案隋書經籍志云魏章武

太守殷褒集一卷梁二卷

造沁口石門表

晉司馬孚

野王典農中郎將臣孚言臣被明詔興河內水利臣既到檢行沁水源出銅鞮山屈曲周迴水道九百里自太行以西王屋以東層巖高峻天時霖雨眾谷走水小石漂迸水門朽敗稻田汎濫歲功不成臣輒案行去堰五里以外方石可得數萬餘枚臣以為累方石為門若天賜旱增堰進水若天霖雨陂澤充溢則閉防斷水空渠衍澇足以成河雲雨由人經國之謀

暫勞永逸。聖王所許。願陛下特出臣表。勅大司農府
給人工。勿使稽延。以贊時要。臣孚言。在魏文
帝時

請省官表

晉桓
温

今天下分崩。喪亂殄瘁。雖道隆中興。而戶口彫寡。近
方漢時。不當一郡之民。民戶既少。則勢不多。而當必
同古制。百官備職。實非大易。隨時之宜。且設官以理
務。務寡則官省。官省以國治。則職顯而人清。故光武
初興。多所併省。諸葛亮相蜀。簡才併官。此皆達治之
成規。今日之所先也。宜從權制。併官省職。愚謂門下
三省。祕書著作。通可減半。古以九卿綜事。不專尚書。
故重九棘也。今事歸內臺。則九卿爲虛設之位。唯太

常廷尉職不可闕其諸員外散官及軍府參佐職無所掌者皆併省若車駕郊廟籍田之屬凡諸大事於禮宜置者臨時權兼事訖則罷職既併則官少而才精職理則無害民而治道康矣出桓溫集畧紫隋書桓溫集十一卷梁有四十三卷又有桓溫要集二卷錄一卷亡御覽所引集畧當即要集也

進書訣表

晉王獻之

臣獻之頓首言臣年二十四隱林下有飛鳥左手持紙右手持筆惠臣五百七十九字臣未經一周形勢髣髴其書文章不續難以究識後載周以兵寇充斥道路修阻乞食揚州市上一老母姓沈字光姜惠臣一餐無以荅其意臣於匙面上作一夜字令便市賃

近觀者三。遠觀者二。未經數日。遂獲千金。所有書訣。謹別錄投進。伏乞機務燕閒。留神披覽。不勝萬幸。臣獻之頓首。

論佛教表

梁荀濟

三墳五典。帝皇之稱首。四維六紀。終古之規模。及漢武祀金人。莽新以建國。桓靈祀浮圖。關豎以控權。三國由茲鼎峙。五胡仍其薦食。衣冠奔於江東。戎教興於中壤。使父子之親。隔君臣之義。乖夫婦之和。曠友朋之信。絕海內。殺亂三百年矣。稽古之詔。未聞崇邪之命。重沓歲時。禘祫未嘗親享。竹脯麩牲。欺誣宗廟。違黃屋之尊。就蒼頭之役。朝夕敬妖怪之胡鬼。曲躬

供貪淫之賊禿，就信邪胡，諂祭淫祀，恐非聰明正直，而可以福祐陛下者也。臣請言得失，推校是非。按釋氏源流，本中國所斥，投之荒壤，以御魍魅者也。乃至舜時，竄禱杙於三峽。左傳：允姓之姦，居於瓜州，是也。杜預以允姓陰戎之別祖，與三苗俱放於三峽。漢書西域傳：塞種本允姓之戎，世居燉煌，爲月氏迫逐，遂住葱嶺南。又謂懸度賢豆，身毒天毒，仍訛轉以塞種爲釋種，其實一也。允姓與三苗比居，教迹和洽，其釋種不行忠孝仁義，貪詐甚者，號之爲佛。佛者戾也，或名爲勃勃者，亂也。而陛下以中華之盛，胄方尊姚石羌胡之軌躅，竊不取一也。又按釋迦出戎割脇而

誕摩耶遂歿。事符梟獍。年長爭立。內不自安。背父叛君。逆節彌甚。達多投石。難陀引弓。變革常道。自餓形骸。安能濟物。聚合兇徒。易衣削髮。設言虛誕。不足承稟。九十六道。此道最貪。叶彼淫愚。衆多崇信。至如瑠璃。誅釋瞿曇。路左視之。在生親尚不存。既歿疎何能救。斯即不行忠孝。若天下習之。陛下則無以自處。不取者二也。今僧尼不耕不偶。俱斷生育。傲君陵親。違禮損化。一不經也。凡在生靈。夫婦配合。產育男女。胡法反之。多營泥木。專求布施。寧非巨戾。二不經也。姦胡矯詐。自稱大覺。而比丘徒黨。行姪殺子。僧尼悉然。害螻蟻而起浮圖。費財力而角堂宇。若牟尼能照。而

故縱姪殺便是詐稱慈悲徒能照而不能救又是大
覺於羣生無益而天下不覺三不經也胡法慳貪唯
財是與直是行三毒而害萬方未見修六度而隆三
寶四不經也佛家遺教不耕墾田不貯財穀乞食納
衣頭陀爲務今則不然數十萬衆無心蘭若從教不
耕者衆天下有飢乏之憂違教設法不行何須此法
進退未爲盡理五不經也涅槃發問世尊滅後經教
若爲得與波旬經別觀此發問則瞿曇存日門徒不
能分辨真僞況中華避役姦詐之侶焉不迷惑者涅
槃闍王害父耆婆敘狀佛以理除令其迷解俗唯事
結惑網逾深故以陰界入中求父不得本唯妄想謂

父實人橫生圖害取其重位若先達解知父本空何
心起逆國亦非有由佛開化達悟妄心退悔慚謝獲
無根信紫下引張融范縝三破之論云道宣刪之
也融續立論無能破之自古帝師諸侯賓友千載一
逢猶如旦暮賢明希世宇宙獨立今乃削髮千羣不
臣萬衆稱為帝師未之可也姚石玉食三千佛寺瓊
宮八百供敬厚矣終獲苗光屠滅宋齊已降莫懲前
失者紫下有云道宣刪之僧出寒微規免租役無期詣
道志在貪淫竊盜華典傾奪朝權凡有十等一曰營
繕廣廈僭擬皇居也二曰興建大室莊飾胡像僭比
明堂宗祀也三曰廣譯妖言勸行流布繫帝王之詔

勅也。四曰交納泉布賣天堂五福之虛果奪大君之德賞也。五曰豫徵收贖免地獄六極之謬殃奪人主之刑罰也。六曰自稱三寶假託四依坐傲君王此取威之術也。七曰多建寺像廣度僧尼此定霸之基也。八曰三長六紀四大法集此別行正朔密行徵發也。九曰設樂以誘愚小俳優以招遠會陳佛土安樂斥王化危苦此變俗移風徵租稅也。十曰法席聚會邪謀變通稱意贈金毀破遭謗此呂尚之六韜秘策也。凡此十事不容有一萌兆微露即合誅夷今乃恣意流行排我王化方又擊鴻鐘於高臺期闕庭之箭漏挂幡蓋於長刹放充庭之鹵簿徵玉食以齋會雜王

公之享燕唱高越之贊頌象食舉之登歌嘆功德則
比陳詞之祝史受餽施則等束帛之等差設威儀則
効旌旂之文物凡諸舉措竊擬朝儀云云陛下云云方更傾
儲供寺萬乘擬附庸之儀肅拜僧尼三事執倍臣之
禮寵旣隆矣侮亦極矣臣不取者四也陛下以因果
有必定期報應無遷延之業故崇重像法供施彌
隆勞民伐木燒掘螻蟻損傷和氣豈願大覺之慈悲
乎胡鬼堪能致福可廢儒道釋禿足能除禍屏絕干
戈今乃重關以備不虞擊柝以爭空地殺螻蟻而營
功德旣乖釋典崇妖邪而行諂祭又虧名教五尺牧
豎猶知不疑四海之尊義無二三其德臣爲陛下不

取五也。秦政受誑於三山，漢徹見欺於五利，信順妖
訛，一至於此，不察情偽，豈懲前失案下引五事云宋
齊兩代重佛敬僧，國移廟改者，但是佛妖僧偽姦詐
爲心，墮胎殺子，昏媾亂道，故使宋齊磨滅。今宋齊寺
像見在，陛下承事，則宋齊之變不言而顯矣。今僧尼
坐夏不殺螻蟻者，愛含生之命也；而傲君父，妄仁於
蠅蟲也；墮胎殺子，反養於蚊蚋也。夫易者，君臣夫婦
父子三綱六紀也。今釋氏君不君，乃至子不子，綱紀
紊亂矣。云云

上廢省佛僧表

唐傅奕

臣奕言：臣聞羲農軒項治合李老之風，虞夏湯姬政

符周孔之教。雖可聖有先後。道德不別。君有沿革。治術尚同。竊聞八十老父。擊壤而歌。十五少童。鼓腹爲樂。耕皆讓畔。路不拾遺。孝子承家。忠臣滿國。然國君有難。則徇命以報讎。父母有疴。則終身以側侍。豈非曾參閔子之友。庠序成林。墨翟耿恭之儔。相來羽翼。乃有守道含德。無欲無求。寵辱若驚。職參朝位。荆山鼎上。攀附昇龍。緱氏壇邊。相從駕鶴。瑤池王母之使。具禮來朝。碧海無夷之神。周行謁帝。所以然者。當此之時。共遵李孔之教。而無胡佛故也。自漢明夜寢。金人入夢。傅毅對詔。辨曰胡神。後漢中原。未之有信。魏晉夷虜。信者一分。竿融託佛齋。而起逆。逃竄江東。呂

光假征胡而叛君峙立西土降斯已後妖胡滋盛太
半雜華縉紳門裏翻受禿丁邪戒儒士學中倒說妖
胡浪語曲類蛙歌聽之喪本臭同鮑肆過者失香兼
復廣置伽藍壯麗非一勞役工匠獨坐泥胡撞華夏
之洪鐘集蕃僧之偽衆動淳民之耳目索營私之貨
賄女工羅綺翦作淫祀之旛巧匠金銀散雕舍利之
冢杭梁麩米橫設僧尼之會香油蠟燭枉照胡神之
堂剝削民財割截國貯朝廷貴臣曾不一悟良可痛
哉伏惟陛下定天門之開闔更新寶位通萬物之屯
否再育黔黎布李老無爲之風而民自化執孔丘愛
敬之禮而天下孝慈且佛之經教妄說罪福軍民逃

役剃髮隱中不事二親專行十惡歲月不除茲僞逾甚臣閱覽書契爰自庖犧至於漢高二十九代四百餘君但聞郊祀上帝官治民察未見寺堂銅像建社寧邦請胡佛邪教退還天竺凡是沙門放歸桑梓令逃課之黨普樂輸租避役之曹恒忻効力勿度小禿長揖國家自足忠臣宿衛宗廟則大唐廓定作造化之主百姓無事爲羲皇之民臣奕誠惶誠恐謹上益國利民事十有一條如左謹言武德四年六月二十一日

上五經正義表

唐長孫无忌

臣无忌等言臣聞混元初闢三極之道分焉醇德旣

醜六籍之文著矣。於是龜書浮於溫洛，爰演九疇龍圖出於滎河，以彰八卦，故能範圍天地，埏埴陰陽，道濟四溟，知周萬物，所以七教八政，垂烟戒於百王。五始六虛，貽徽範於千古，詠歌明得失之跡，雅頌表興廢之由，實刑政之紀綱，乃人倫之隱括。昔雲官司契之后，火紀建極之君，雖步驟不同，質文有異，莫不開茲膠序，樂以典墳，敦稽古以宏風，闡儒雅以立訓，啓含靈之耳目，贊神化之丹青。姬孔發揮於前，荀孟抑揚於後，馬鄭迭進，成均之望鬱興，蕭戴同昇，石渠之業愈峻。歷夷險其教不隊，經隆替其道彌尊，斯乃邦家之基，王化之本者也。伏惟皇帝陛下，得一繼明，通

三撫運乘天地之正。齊日月之暉。敷四術而緯俗。經
邦。蘊九德而辨方軌。物御紫宸而訪道。坐元扈以裁
仁。化被丹澤。政治幽陵。三秀六穗之祥。府无虛月。集
囿巢谷之瑞。史不絕書。照金鏡而泰階平。運玉衡而
景宿麗。可謂鴻名軼於軒昊。茂績冠於勲華。而垂拱
无爲。遊心經典。以爲聖教。幽蹟妙理。深元訓。詰紛綸
文。疏躋駁。先儒競生別見。後進爭出異端。未辨三豕
之疑。莫祛五日之惑。故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
孔穎達宏才碩學。名振當時。貞觀年中。奉勅修撰。雖
加討覈。尚有未周。爰降絲綸。更令判定。勅太尉揚州
都督監修國史上柱國趙國公臣无忌司空上柱國

英國公臣勳尚書右僕射兼太子少師監修國史上
柱國燕國公臣志寧尚書右僕射兼太子少傅監修
國史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公臣行成光祿大夫侍中
兼太子少保監修國史上護軍齊縣開國公臣季輔
光祿大夫吏部尚書監修國史上柱國河南郡開國
公臣褚遂良銀青光祿大夫守中書令監修國史上
騎都尉臣柳奭前諫議大夫宏文館學士臣谷那律
國子博士宏文館學士臣劉伯莊朝議大夫國子博
士臣王德韶朝散大夫行大學博士臣賈公彥朝散
大夫行大學博士宏文館直學士臣范義頽朝散大
夫行太常博士臣柳宣通直郎大學博士臣齊威宣

德郎守國子助教臣史士^(宏)宣德郎守大學博士臣
孔志約右內準府長史^(宏)文館直學士臣薛伯珍大
學助教臣鄭祖^(元)徵事郎守大學助教臣隨德素徵
事郎守四門博士臣趙君贊承務郎守大學助教臣
周^(元)達承務郎守四門助教臣李^(元)植儒林郎守四
門助教臣王真儒等上稟宸旨傍撫羣書釋左氏之
膏肓翦古文之煩亂探曲臺之奧趣索連山之^(元)言
囊括百家森羅萬有比之天象與七政而長懸方之
地軸將五嶽而永久筆削已了繕寫如前臣等學謝
伏恭業慙張禹雖罄庸淺懼乖典正謹以上聞伏增
戰越謹言永徽四年二月二十四日太尉揚州都督

上柱國趙國公臣无忌等上羣書拾補云此表文苑

求赤影鈔宋本周易注疏首今所傳梓本皆無之故

備載於此宋本半葉九行每行十七字云云今案所

謂五經正義皆不連經注之文北宋刊行尚然並無

注疏名目直至南宋時始合併耳錢氏影鈔既云注

疏為南宋本可知唯合併之初此表猶存於

周易首者正以及見北宋刊正義元書故也

請立贈太師孔宣公碑表 唐太子

臣聞周師東邁商閭延降軾之榮漢蹕西旋夷門致
抱關之想況泣麟曾躅歌鳳遙芬被縟禮於昌辰飾
殊榮於窮壤者伏惟皇帝陛下資靈繞極稟粹登樞
乃聖乃神體陰陽而不宰無為無事均雨露之莫和
六符薦而泰階平百寶臻而天祚永靈臺所以偃伯
延閭由其增絢尚齒尊賢邁鴻名於萬古興亡繼絕

騰峻軌於千齡大矣哉茂實英聲固無得而稱矣日
者封金岱畎會玉梁陰路指沂川塗經闕里迴鑿駐
罕式監堯禹之姿闢纘凝旒載想溫良之德於是特
紆宸渙贈以太師爰命重臣申其奠醊廟堂卑陋重
遣修營褒聖侯德倫子孫咸蠲賦役臣恩均扈從迹
濫撫軍舊烈遺塵躬陪瞻眺雩壇相圍欣覲前聞又
昔歲承恩齒胄膠塾歷觀軒屏具到或釋門徒想仁
學於顏曾彌深景慕探風猷於竹帛冀啓顓蒙所以
輕敢陳聞庶加褒贈天慈下濟無隔異時咸登師保
式光泉夜敢以前恩重茲干請竊謂宣尼之廟重闡
規摹桂奠蘭羞永傳終古崇班峻禮式賁幽埏而翠

珍莫題言猷靡暢詢諸故實有所未周且將聖自天
惟幾應物拯人倫於已墜甄禮樂於既傾祖述勛華
三千勵其鑽仰憲章文武億兆遵其藏用豈可使汾
川遺碣獨擅於無慙峴岫餘文孤標於墮淚伏見前
件孔廟營構畢功峻業曾徽事資刊勒敢希鴻澤令
樹一碑徂遼海清夷九或釋久無徵發山東豐稔時踰
恒歲况鄒魯舊邦儒教所起刊勒之費未足爲多許
其子來不日便就乞特矜照遂此愚誠臣識昧恒規
言慙通理塵躡聽覽追增悚戰

進玉石珮表

唐王 顏

臣顏言國家虔奉道源天下久安聖化伏見能事必

舉善跡必旌。臣所部湖城縣界有鑄鼎原。是軒轅皇
帝鼎成上仙之所。備詳史冊。縣有昇仙宮寺。具見圖
經。獨此鼎原。曾無表記。微臣愚見。是千古所遺。歷代
因循。以至今日。只有鑄鼎原名。莫知陳跡所在。臣今
但於原最高處。刻石表之。當石直下。更須穿地。實
去月廿八日。本縣令房朝靜。縣鎮遏將常憲。專知官
軍將杜晏等。同於原上選地。穿穿深四尺。得玉石
珮。是一穿時。爲土工所損。今作四段。有懸珮孔
子二。其日。縣令所由等狀。送到州。臣送觀察使。使牒
却令州司自進。臣以此原合有碑記。千古所無。臣輒
云爲自疑妄動。今穿得此珮。伏喜不妄。微臣測度。恐

是黃帝上昇之時。從臣遺墜之物。臣檢算歷帝記。黃
帝去今六千四百三十年。伏以天下有道。地不藏珍。
今千尺荒原。一穿得寶。且是軒轅遺物。應見聖明之
代。微臣不勝驚喜慶忭之至。其玉珮謹以函盛。差朝
請郎行司兵參軍。暢賞隨表奉進。伏望頒示朝廷。宣
付史館。臣顏無任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貞元十
七年二月十日。下

疏
奏

諫立趙皇后疏

漢王仁

臣聞立后妃者。王教之大端。三綱之本理。治道所由
廢興也。社稷所以存亡也。故夏之興也。以塗山。亡也。

以妹嬉殷之興也。以有娥亡也。以妲己周之興也。以文母亡也。以褒姒夫三代安危。後主所觀。是以聖王必審舉措。察操行。以計勝色者昌。以色勝計者亡。無鹽宿瘤。天下之醜女也。齊二君以計勝色。立爲后。皆以折衝安國。今許后以罪廢。遂事已往。於是欲立后妃。宜得殊異於前。上當奉宗廟。下令萬民有所法。則河魴河鯉。齊姜宋子。詩人所高。萬乘之主。當持久長。非一切畢決。目前者。驪姬亂晉。吳姬危趙。夫媵妾非天下之母。爲翫弄可也。昔姜后崇禮。宣王中興。樊姬正言。楚莊成霸。願留思察。小臣惓惓之心。此疏漢書不載

諫尊寵董賢疏

漢王 閔

臣聞王者立三公法三光立九卿以法天明君臣之義當得賢人易曰鼎折足覆公餗喻三公非其人也書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以法天地昔孝文皇帝幸鄧通不過中大夫孝武皇帝幸韓嫣賞賜而已皆不在大位公孫宏以布被修德擢備宰相巧言令色君子不貴昔成湯拔伊尹於鼎俎文王招呂尚於釣濱武丁顯傅說於版築桓公舉甯戚於擊角皆以立霸王之業騰茂績於無窮豈以利耳悅目爲得意哉今大司馬衛將軍高安侯董賢累世無功於漢朝又無肺腑之連復無名迹高行以矯世升擢數年列備鼎足典衛禁兵主歷天文無功封爵父子兄弟橫蒙拔

擢賞賜空竭帑藏萬民誼譁偶言道路誠不當天心也昔褒神旣變化爲人實生褒姒亂周國恐陛下有過失之譏賢有小人不識進退之禍非所以建卓爾垂法後世陛下采芻蕘賢負薪冀有益於毫釐此漢書載不

上說苑奏

漢劉向

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向言所校中書說苑雜事及臣向書民間書誣校讎案此句當有脫誤其事類衆多章句相溷或上下謬亂雖分別次序除去與新序復重者其餘者當作淺薄不中義理別集以爲百家後當作令以類相從一一條別篇目更以造新事十萬

言以上凡二十篇七百八十四章號曰新苑皆可觀

臣向昧死

下當有謹上二字此文見宋本說苑俗本未載張溥所輯劉向集亦無之

上管子奏

漢劉向

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向言所校讎中管子書三百八十九篇太中大夫卜圭書二十七篇臣富參書四十一篇射聲校尉立書十一篇太史書九十六篇凡中外書五百六十四以校除復重四百八十四篇定著八十六篇殺青而書可繕寫也管子者潁上人也名夷吾號仲父少時嘗與鮑叔牙游鮑叔知其賢管子貧困常欺叔牙叔牙終善之鮑叔事齊公子小白管子事公子糾及小白立為桓公子糾死管仲

囚鮑叔薦管仲。管仲既任政於齊，齊桓公以霸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管仲之謀也。故管仲曰：吾始困時，與鮑叔分財，多自予。鮑叔不以我爲貪，知吾貧也。嘗爲鮑叔謀事，而更窮困。鮑叔不以我爲愚，知吾有利，有不利也。公子糾敗，召忽死之。吾幽囚受辱，鮑叔不以我爲無恥，知吾不羞小節，而恥功名不顯於天下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叔。鮑叔既進管仲，而已下之子孫世祿於齊，有封邑者十餘世，常爲名大夫。管子既相，以區區之齊，在海濱，通貨積財，富國強兵，與俗同好醜，故其書稱曰：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上服度則六親固，四維不張，國乃滅亡。下令猶

流水之原。令順人心。故論卑而易行。俗所欲。因子之俗所否。因去之。其爲政也善。因禍爲福。轉敗爲功。貴輕重。慎權衡。桓公怒少姬。南襲蔡。管仲因伐楚。責包茅不入貢於周室。桓公北征山戎。管仲因而令燕修召公之政。柯之會。桓公背曹沫之盟。管仲因而信之。諸侯歸之。管仲聘於周。不敢受上卿之命。以讓高國。是時諸侯爲管仲城穀。以爲之采邑。春秋書之。褒賢也。管仲富擬公室。有三歸。反坫。齊人不以爲侈。管子卒。齊國遵其政。常強於諸侯。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太史公曰。余讀管氏牧民。山高乘馬。輕重九府。詳哉言之也。又曰。將順其美。匡救其惡。故上下

能相親愛豈管仲之謂乎。九府書民間無有。山高一名形勢。凡管子書務富國安民道約言要。可以曉合經義。向謹第錄。此文張溥所輯劉向集未載故錄之

校上山海經奏

漢劉歆

侍中奉車都尉光祿大夫臣秀領校祕書言校祕書太常屬臣望所校山海經凡三十二篇今定爲一十八篇已定山海經者出於唐虞之際昔洪水洋溢漫衍中國民人失據崎嶇於丘陵巢於樹木鯀旣無功而帝堯使禹繼之禹乘四載隨山刊木定高山大川蓋與伯夷主驅禽獸命山川類草木別水土四嶽佐之以周四方逮人跡之所希至及舟輿之所罕到內

別五方之山。外分八方之海。紀其珍寶竒物異方之所生。水土草木禽獸昆蟲麟鳳之所止。禎祥之所隱。及四海之外。絕域之國。殊類之人。禹別九州。任土作貢。而益等類物善惡著。山海經皆聖賢之遺事。古文之著明者也。其事質明有信。孝武皇帝時嘗有獻異鳥者。食之百物所不肖。食東方朔見之。言其鳥名。又言其所當食。如朔言。問朔何以知之。即山海經所出也。孝宣皇帝時擊磻石於上郡。陷得石室。其中有反縛盜械人。時臣秀父向爲諫議大夫。言此貳負之臣也。詔問何以知之。亦以山海經對。其文曰。貳負殺冥竈。帝乃梏之。疏屬之山。桎其右足。反縛兩手。上大驚。

朝士由是多竒山海經者文學大儒皆讀學以爲竒
可以考禎祥變怪之物見遠國異人之謠俗故易曰
言天下之至賾而不可亂也博物之君子其可不惑
焉臣秀昧死謹上

此文張溥輯劉歆集所不載故錄之

請徙張步降兵疏

漢杜林

臣聞先王無二道明聖用而治見惡如農夫之務去
草焉芟夷蘊崇之絕其本根勿使能殖畏其易也古
今通道傳其法於有漢狼子野心奔馬善驚成王深
知其終卒之患故以殷民六族分伯禽七族分康叔
懷姓九宗分唐叔檢押其姦宄又遷其餘於成周舊
地雜俗旦夕拘錄所以挫其強禦之力詘其驕恣之

節也。及漢初興，上稽舊章，合符重規，徒齊諸田，楚昭
屈景，燕趙韓魏之後，以稍弱六國，強宗邑，里無營利
之家，野澤無兼并之民，萬里之統，海內賴安。後輒因
衰靡之痛，脅以送終之義，故相率而陪園陵，無反顧
之心。追觀往法，政皆神道設教，強幹弱枝，本支百世
之要也。是以皆永享康寧之福，無怵惕之憂。繼嗣承
業，恭己而治，蓋此助也。其被災害，民輕薄無累重者，
兩府遣吏護送饒穀之郡，或懼死亡，卒爲傭賃，亦足
以消散其口，救贍全其性命也。昔魯隱有賢行，將致
國於桓公，乃流連貪位，不能早退。況草創兵長，卒無
德能，直以擾亂乘時，擅權作威，玉食狂怵之意，徼幸

之望曼延無足張步之計是也小民負縣官不過身
死負兵家滅門殄世陛下昭然獨見成敗之端或屬
諸侯官府元元少得舉首仰視而尚遺脫二千石失
制御之道令得復昌熾縱橫比年大雨水潦暴長涌
泉盈溢災壞城郭官寺吏民廬舍潰徙離處遺成坑
坎臣聞水陰類也易卦地上有水比言性不相害故
曰樂也而猥相毀墊淪失常敗百姓安居殆陰下相
爲蠹賊有大小負勝不齊均不得其所侵陵之象也
詩云畏天之威于時保之惟陛下留神明察往來懼
思天下幸甚

六宗祠奏

漢李邵

司空李邵

御覽無三字

侍祠南郊不見六宗祠奏曰

案尚書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六宗者上不及天下

不及地傍不及四方在六合之中助陰陽化成萬物

漢興於甘泉汾陰祭天地亦禋六宗至孝成之時匡

衡奏立南北郊復祀六宗及王莽謂六宗易六子也

至建武初洛陽制郊祀不道祭六宗由是廢不血食

今宜復舊制度

制曰下公卿議五官將行宏等三十一人議可祭大

鴻臚龐雄等二十四人議不當祭上從公議出李氏家傳太

平御覽五百二十八引作李邵別傳

陳興廣學校疏

漢尚敏

臣聞五經所以治學爲人。五經不修。世道陵遲。學校不修。則人名行不廣。故秦以坑儒而滅漢。以崇學而興。所以罔羅天下。統理陰陽。彌綸治道。而視民軌則也。光武中興。修繕太學。博士得具五人。五經各敘其義。故能化澤沾洽。天下和平。自頃以來。五經頗廢。後進之士。趣於文俗。宿儒舊學。無與傳業。由是俗吏繁熾。儒生寡少。其在京師。不務經學。競於人事。爭於貨賄。太學之中。不聞談論之聲。從橫之下。不覩講說之士。臣恐五經六藝。浸以陵遲。儒林學肆。於是廢失。所以制御四夷者。以有道德仁義也。傳曰。王者之臣。其實師也。言其道德可師也。今百官伐閱。皆以通經爲

名無一人能稱孔子曰無而爲有虛而爲盈難乎有
恒矣自今官人宜令取經學者公府孝廉皆應詔則
人心專一風化可淳也

在延平元年六月

請分郡疏

漢但望

謹按巴郡圖經境界南北四千東西五千周萬餘里
屬縣十四鹽鐵五官各有丞史戶四十六萬四千七
百八十口百八十七萬五千五百三十五遠縣去郡
千二百至千五百里鄉亭去縣或三四百或及千里
土界遐遠令尉不能窮詰姦凶時有賊發督郵追案
十日乃到賊已遠逃蹤跡滅絕罪錄逮捕證驗文書
詰訊即從春至冬不能究訖繩憲未加或遇德令是

以賊盜公行。姦宄不絕。榮等

案掾墊江龔榮在請郡自訟中

及隴西

太守馮含。上谷太守陳

宏

說往者。至有劫關中令楊

殷。終津侯姜昊。傷尉蘇鴻。彭亭侯孫魯。雍亭侯陳己。

殷侯樂普。又有女服賊千有餘人。布散千里。不即發

覺。謀成乃誅。其水陸覆害。然郡掾枳謝盛。塞威張御。

魚復令尹尋。主簿胡直。若此非一。給吏休謁。往還數

千。閉囚須報。或有彈劾。動便歷年。吏坐踰科。恐失冬

節。侵疑先死。如當移傳。不能待報。輒自刑戮。或長吏

忿怒。冤枉弱民。欲赴訴郡官。每憚還往。太守行桑農。不

到四縣。刺史行部。不到十縣。郡治江州。時有溫風。遙

縣客吏。多有疾病。地勢剛險。

案剛當作側見水經注

皆重屋累

居數有火害又不相容結舫水居五百餘家承三江

之會案三當作二夏水漲盛壞散顛溺死者無數而

江州以東濱江山險其人半楚姿態敦重墊江以西

土地平敞精敏輕疾上下殊俗情性不同敢欲分爲

二郡一治臨江一治安漢各有桑麻丹漆布帛魚池

鹽鐵足相供給兩近京師榮等自欲義出財帛造立

府寺不費縣官得百姓懽心孝武以來亦分吳蜀諸

郡聖德廣被民物滋繁增置郡土釋民之勞誠聖主

之盛業也臣雖貪大郡以自優暇不忍小民顛顛蔽

隔謹具以聞在永興二年三月甲午

上言復州牧刺史奏事

漢張 酺

臣聞王者法天熒惑奏事太微故州牧刺史入奏事所以通下問知外事也數十年以來重其道歸煩擾故時止勿奏事今因以爲故事臣愚以爲刺史視事滿歲可令奏事如舊典問州中風俗所好惡過道事所聞見考課衆職下章所告及所自舉有意者賞異之其尤無狀逆詔書行罪法莫救戒其餘令各敬慎所職於以衰滅貪邪便佞

上李壽封事

晉龔壯

臣聞陰德必有陽報故于公理獄高門待封伏惟獻皇帝寬仁厚惠宥罪甚衆靈德洪洽誕鍾陛下陛下天性忠篤受遺建節志齊周霍誠貫神明而志緒違

理顛覆顧命管蔡既興讒諛滋蔓大義滅親撥亂濟危上指星辰昭告天地歃血盟衆舉國稱藩天應人悅白魚登舟霆震助威烈風順義神誠允暢日月光明而論者未喻權時定制淫雨氾潰垂向百日禾稼傷損加之飢疫百姓愁望或者天以監示陛下又前日之舉止以救禍陛下至心本無大圖而今久不變天下之人誰復分明知陛下本心者哉且元宮之讖難知而盟誓顧違一旦疆場有急內外騷動不可不深思長久之策永爲子孫之計也愚謂宜遵前盟誓結援吳會以親天子彼必崇重封國歷世雖降階一等永爲靈德宗廟相承福祉無窮君臣銘勲於上生

民寧息於下。通天下之高理。宏信慎之美。義垂拱南
面。歌詩興禮。上與彭韋爭美。下與齊晉抗德。豈不休
哉。論者或言二州人附晉必榮。案二州謂梁益六郡人。事之不便。扶風。始平。武都。陰平。昔豫州入蜀。荆楚人貴。公孫述時。流民康濟。及漢征蜀。殘民太半。鍾鄧之役。放兵大掠。誰復別楚蜀者乎。論者或不達安固之基。惜其名位。在昔諸侯自有卿相。司徒司空。宋魯皆然。及漢藩王亦有丞相。今義歸彼。但當崇重。豈當減削。昔劉氏郡守令長。方仕州郡者。國亡主易。故也。今日義舉。主榮。臣賴。寧可同日而論也。論者又謂臣當爲法。正陛下覆。臣如天。養臣如地。恣臣所安。至於名榮。漢

晉不處臣復何爲當侔法正論者或言晉家必責質
任及徵兵伐胡何以應之案晉不煩尺兵一國來附
威卷四海廣地萬里何任之責胡之在北亦此之憂
今平居有東北之虞縱令徵兵但援漢川猶差二門
耳臣託附深重忘疲病之穢實感殊遇冀以微言少
補明時常懼殞歿不寫愚心辜負恩顧謹進控控伏
願罪戮

沙門致拜奏

宋孝武大明六年九月有司奏曰

臣聞邃拱凝居非期宏峻拳跪盤伏豈止敬恭將以
照張四維締制八寓故雖儒法支派名墨條分至於

崇親嚴上。厥繇靡爽。惟浮圖爲教。邊自龍阜。反經提
傳。訓遐事遠。諫生鑒識。恒俗稱難。宗旨緬邈。微言倫
隔。拘文蔽道。在末彌扇。遂廼陵越。典度偃倨。尊戚失
隨。方之眇迹。迷襲化之淵義。夫佛法以謙儉自拘。忠
虔爲道不輕。比丘逢人必拜。目連桑門。遇長則禮。寧
有屈膝四輩。而簡禮二親。稽顙耆臘。而直骸萬乘者。
哉。故咸康創議。元興載述。而事屈偏黨。道挫餘分。今
鴻源遙洗。羣流仰鏡。萬山賚寶。百神聳職。而畿輦之
內。含弗臣之。阼階席之閒。延抗禮之客。懼非所以澄
一風範。詳示景則者也。臣等參議以爲沙門接見。皆
當盡禮虔敬之容。依其本制。則朝徽有序。乘方兼遂。

矣。

進所試進士詩賦奏

唐高 錯

臣錯昨日奉宣進旨令將進士所試詩賦進來者伏以陛下聰明文思天縱聖德今年詩賦題目出自宸衷體格雅麗意思遐遠諸生捧讀相賀自古未有倍用研精覃思磨礪緝諧其今年試詩賦比於去年又勝數等臣日夜考較敢不推公進士李肱霓裳羽衣曲詩一首最爲迴出便無其比詞韻旣好人才俱美前場吟咏近三五十遍雖使何遜復生亦不能過兼是宗枝臣與狀頭第一人。以獎其能次張棠詩一首亦絕好亞次李肱臣與第二人其次沈黃中琴瑟和

奏賦又似文選中雪月賦體格臣與第三人其次王
牧賦自立意緒言語不凡臣與第四人其次柳棠詩
賦興思敏速日中便成臣與第五人凡此五卷詩賦
擢其中科實所不愧其餘三十五人或獎舊文別錄
人材非止一途四面搜擇臣並與及第李肱舊文亦
好人物絕竒每視且他日必爲卿相宗枝之俊實爲
難得況屬籍之中讀書爲文者甚少伏望聖明俯留
宸覽李肱等五人詩賦若有不堪敢受欺天之罪如
或可採伺候聖心其李肱詩賦伏望陛下聖慈特加
獎飭宣示百寮以勸皇族修飭之道臣繆忝主司不
勝悽悽之誠其詩賦總爲一卷謹隨狀奉進以聞

對策 啓 牋 狀

建初元年舉賢良方正對策 漢魯 丕

政莫先於從民之所欲除民之所惡先教後刑先近後遠君爲陽臣爲陰君子爲陽小人爲陰京師爲陽諸夏爲陰男爲陽女爲陰樂和爲陽憂苦爲陰各得其所則和調精誠之所發無不感浹吏多不良在於賤德而貴功欲速莫能修長久之道古者貢士得其人者有慶不得其人者有讓是以舉者務力行選舉不實咎在刺史二千石書曰天工人其代之觀人之道幼則觀其孝順而好學長則觀其慈愛而能教設難以觀其謀煩事以觀其治窮則觀其所守達則觀

其所施此所以核之也。民多貧困者急，急則致寒，寒則萬物多不成，去本就末，奢所致也。制度明則民用是，刑罰不中則於名不正，正名之道所以明上下之稱，班爵號之制定，卿大夫之位也。獄訟不息，在爭奪之心不絕，法者民之儀表也。法正則民慤，吏民凋弊所從久矣，不求其本，浸以益甚，吏政多欲速，又州官秩卑而任重，競爲小功，以求進取，生凋弊之俗，救弊莫若忠，故孔子曰：孝慈則忠。治姦詭之道，必明慎刑罰。孔子曰：導之以禮樂而民和睦，說以犯難，民忘其死死且忘之，況使爲禮義乎。

陽嘉二年京師地震對策

漢馬

融

臣聞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夫陰陽剛柔天地所以立也取仁於陽資義於陰柔以施德剛以行刑各順時月以厚羣生帝王之法天地設位四時代序王者奉順則風雨時至嘉禾繇植天失其度則咎徵並至饑饉薦臻今科條品制禁令所以承天順民者備矣悉矣不可加矣然而不平之效猶有咨嗟之怨者百姓屢聞恩澤之聲而未見惠和之實也今從政者變忽法度以殺戮威刑爲能賢問其國守相及令長何如其稱之也曰大急其毀之也曰大緩夫急致寒緩致燠二者罪同而論者許急此陰陽所以不和也復之之道審察緩急之誘譽鈞同寒

燠之罪罰以崇王政則陰陽和好惡旣明則宰官
之吏知所避就又正身以先之嚴以涖之不變則刑
罰之夫知爲善之必利爲惡之必害孰能不化則官
良矣臣聞洪範八政以食爲首周禮九職以農爲本
民失耕桑飢寒并至盜賊之原所由起也古之足民
仰足以養父母俯足以畜妻子然後敷五教宣三德
則休嘉之化可致也夫足者非能家給而人足量其
財用爲其制度故嫁娶之禮儉則昏姻以時矣喪制
之禮約則終者掩藏矣不奪其時則農夫不失矣夫
妻子以累其心產業以重其志舍此而爲非者雖有
必不多矣今則不然此盜賊所以不息誠使制度必

行禁令必止則士者不濫法式之外百工不作無用之器商賈不通難得之貨農夫不失三時之務各安所業則盜賊消除災害不起矣

右文張溥所輯馬融集未載

陽嘉二年京師地震對策

漢張衡

臣聞政善則休祥降政惡則咎徵見苟非聖人或
有失誤昔成王疑周公而大風拔樹木開金縢而反風
至天人之應速於影響故周詩曰無曰高高在上日
監在茲閒者京都地震雷電赫怒夫動靜無常變改
正道則有奔雷土裂之異自初舉孝廉迄今二百歲
矣皆先孝行行有餘力始及文法辛卯詔以能宣章
句奏案爲限雖有至孝猶不應科此棄本而就末曾

子長於孝。然實魯鈍。文學不若游夏。政事不若冉季。今欲使一人兼之。苟外可觀。內必有闕。則違選舉。孝廉之制矣。且郡國守相。割符寧境。爲大臣。一旦免黜。十有餘人。吏民罷於送迎之役。新故交際。公私放濫。或臨政泣民。爲百姓取便。而以小過免之。是爲奪人父母。使讐號也。又察選舉。一任三府臺閣。祕密。振暴於外。貨賄多行。人事流通。令真僞渾淆。昏亂清朝。此爲下陵上替。分威共德。災異之興。不亦宜乎。易不遠復。論不憚改。朋友交接。且不宿過。況於帝王。承天理物。以天下爲公者乎。中間以來。妖星見於上。震烈著於下。天誠詳矣。可爲寒心。明者消禍於未萌。今旣見。

矣。修政恐懼，則轉禍為福矣。

右文張溥所輯
張衡集未載

延熹八年日蝕對策

漢劉淑

臣聞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人之道曰仁與義。故夫婦正則父子親，父子親則君臣通，君臣通則仁義立，仁義立則陰陽和而風雨時矣。夫吉凶在人，水旱由政，故勢在臣下，則地震坤裂，下情不通，則日月失明，百姓怨恨，則水旱暴興，主人驕淫，則澤不下流，由此觀之，君其綱也，臣其紀也。綱紀正則萬目張，君臣正則萬國理，故能父慈子孝，夫信婦貞，兄愛弟順，如此則陰陽和，風雨時，萬物得所矣。

辭判事啓

齊王僧虔

臣僧虔啓。劉伯寵陶瑾稱勅。二岸雜事。悉委臣判。聖恩罔已。獎使入效。斯實臣下驅馳至願。且職事所司。不應多陳。雖奉令旨。臣豈敢於外下意。不先上聞。正當罄率管見。令官長啓審。可否之宜。會須恩裁。此乃更亂天聽。或致煩壅。且得仍舊。以待能者。恐於事體。二三惟允。伏願少留神照。察覽所啓。非敢辭務。懼塵聖化。謹冒輪請。伏追震忤。謹啓。

賀導江成巨堰牋

五代杜光庭

伏覩導江縣令黃璟奏。六月二十六日。江神移堰事。伏以大禹濬江。發洪源於龍冢。李冰創堰。分白浪於龜城。道彼靈津。資乎民用。而涸脛泛肩之誓。表則有

常若懷山沃日之災崩騰難制立虞墊溺必害蒸黎
昨者夏潦渤興狂波未息顧岷江之下瀨便逼帝都
當灌口之上游遽彰神力於是雷霆業地白雨通宵
驅陰兵而鼓譟連天簇靈炬而熒煌達曙迴山轉石
巨堰俄成浸涌頓減於京江奔蹙盡移於硤路仰由
聖感仍假英威見天地之合符睹神明之致祐編於
簡冊冠彼古今叨奉獎私宏增抃躍

東南防守利便繳狀

宋呂祉

左朝奉郎直龍圖閣權發遣建康軍府主管江南東
路安撫司公事臣呂祉狀臣建炎三年夏待罪右正
言嘗建議謂當以建康爲根本淮甸爲藩籬連接沿

江措置庶幾可以立國紹興元年冬待罪湖南提刑
建議謂荆楚廼本朝上游宜於沿江措置使與吳會
接庶幾可以一統東南去年夏蒙恩除淮南宣撫使
司參議具奏辭免謂屯兵淮甸表裏雖一而上下不
接如人之一身四體不備楊公在荆楚乃膏肓瘡痍
他日恐資敵國宜急掃除宿兵以固上游之勢冬蒙
恩除知建康府赴內殿奏事又論今日之事謂當先
定其規摹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其說亦歸於
沿江上下表裏之勢前後論奏副本具存然臣已見
如是而已臣自到今任每與僚屬文學之士權畧茲
事取漢魏以來方策所載山川險阻道里遠近軍馬

屯戍之地爭戰勝敗之事。哀集類次命本府通判吳若安撫司準備差遣陳克董其事。作東南利害總論。以襄陽江陵武昌九江皆建康上游也。上下之勢要在相接。作江流上下論。北則合肥壽春盱眙廣陵皆其表也。表裏之勢。又當如一。作江淮表裏論。今圖恢復。必據要會。以爲根本。建康實中興根本之地。作建康根本論。誠以駐蹕建康。則沿江戍守。不可不備。城池不可不修。宮室不可不營。郊廟不可不立。河渠不可不議。故自六朝建都以來。沿江戍守。城池宮室。郊廟河渠。事跡悉以類舉。南北之事。盡此矣。臣愚謂今爲吾南國之患者有三。一曰金賊。二曰僞齊。三曰楊

么皆吾三敵也。臣近探到東北調兵俱向陝西。則窺吾四川矣。李成據襄陽。陰遣人結楊么。則扼吾荆楚矣。宿亳修城順昌。聚糧近又城渦口。乃是曹公伐吳入淮路。此其計不淺。則又動搖吾淮甸矣。當四川者。吳玠關師古。當荆楚者。王燮而已。至於淮甸。則未有當之者。雖有當之者。又不可恃。雖有可恃者。又左右無援。則是形勢閒斷。上下無備。表裏不一。其何以立國。臣請以三國之事驗之。魏有荀彧。蜀有諸葛亮。吳有魯肅。皆一時之傑也。荀彧說曹操。則曰先取河北。南臨荊州。諸葛亮說劉備。則曰跨有荆益。保乎險阻者。其意各在吞吳。故不得不窺荊州也。至孫權都江

左荆州乃其上游尤當力爭故魯肅說之曰荆州與國鄰接據而有之天下可定及曹操破荆州順江東下則遣周瑜逆擊劉備領荆州牧則命諸葛瑾從備求之而又躬擐甲胄與魯肅呂蒙陸遜輩數十年閒以死拒戰而荆州要地卒爲吳有魏不復南渡蜀不敢東下者以不失上流之勢也及吳之衰晉圖平之羊祜首建策謂必藉上流之勢若引梁益之兵水陸俱下荆楚之衆進臨江陵平南豫州直指夏口徐揚青兗並向秣陵是以一隅之吳當天下之衆其後王濬唐彬胡奮王戎輩并吞席卷順流長騫直造秣陵悉如祜策而吳遂亡然則荆州豈可失也一失荆州

江左難立矣。臣又以周唐之事驗之。南唐雖跨據江左。止能奄有淮甸。每冬淮水淺涸。常發兵戍守。謂之把淺。吳廷紹以疆場無事。坐費資糧。悉罷之。劉仁贍上表固爭不勝。及周世宗圖淮甸。諸將欲據險以邀周歸師。宋齊丘曰。如此則怨益深。不如縱之。以德於敵。乃命諸將各自爲守。毋得擅出擊周師。由是壽春之圍益急。自劉仁贍失守之後。周師乘勝水陸俱發。唐之君臣無以爲計。相視悲泣。始獻江北之地。而江左有齒寒之憂矣。及我藝祖受禪。再定淮甸。江左之勢愈孤。雖於沿江繕城壘。聚甲兵。厚方物之貢。以緩師遣匈奴之使。以求援。竟無益於救敗。而江南遂平。

然則淮甸豈可失也。一失淮甸，江左難立矣。故爲朝廷之計，宜亟圖之，不可以遣使待報之故。因循廢日，以墮其計也。今時氣未振，難以議戰征。但當謹守封疆，以戒不虞。如沿江一帶，自襄陽、江陵、武昌、九江而下，淮南諸郡，如合肥、壽春、盱眙、廣陵等處，各屯兵馬，西與四川形勢接聯，使上下有備，表裏如一。庶幾可與抗衡。進可以禦敵，退可以堅守。雖未翦除凶逆，混一寰區，而南北之勢成矣。自魏而下定都江左，其間有志於中原者多矣。時有所未可，祇取禍敗者，非止一事。宋文帝元嘉中，欲經畧中原，羣臣爭獻計策，迎合取寵，獨沈慶之以爲不可。時文帝以謂虜所恃者

惟馬今夏水浩汗河道流通汎舟北指礪礪必走滑
臺小戍易可覆拔克此二城館穀弔民虎牢洛陽自
然不固比及冬初城守相接虜馬過河即成禽也初
魏羣臣聞有宋師言於魏主請遣兵出魏主曰馬今
未肥天時尚暑速出必無功若兵來不止且還陰山
避之展至十月吾無憂矣王元謨圍滑臺初措盡乖
繆衆心失望數月不下魏人潛遣人撫慰遂擁兵渡
河衆號百萬鼙鼓之聲震動天地元謨始懼走而魏
師長驅宋人肝膽塗地矣此往事可以爲輕舉之戒
今僞齊不難平大梁不難復正恐禍根未除貽患在
後耳兵家之勢先度彼己虜人深歸巢穴自河以北

所至留一二酋領雜契丹九州人鈐制吾之赤子其
強弱虛實不得知也而河之南付之僞齊使爲吾之
敵駐蹕臨安僻在海隅諸將重兵屯江左皆相去遠
矣以臣觀之必得其強弱虛實而後可圖必於沿江
一帶措置而移蹕向前然後可以係東南離散
之心慰西北來蘇之望振作士氣以待天命其舉事
也自非精銳之師直擣其心腹前者克勝後者相繼
一時過河使聲實兼舉則事未必濟而今日之勢似
有未可故翦除兇逆混一區宇臣謂其未能而南北
之事臣恐其當爲也臣聞事君之義犯而勿欺今北
路未夷國威未振中夜以思不寒而慄矧臣嘗蒙眷

擢列諫省薦歷外臺今又爲藩臣誓思所以圖報事
係大體無以踰此故數不量力論之所有吳若陳克
所著南北事跡釐爲三帙目之曰東南防守利便謹
令繕寫隨狀進呈伏惟睿旨俯垂省覽如合聖意乞
早賜施行臣不勝昧死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續古文苑卷第六

續古文苑卷第七

賜進士及第授通奉大夫山東通省督糧道加三級孫星衍撰
議

南北郊冕服議

漢東平王蒼

孔子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爲漢制法高
皇帝始受命創業制長冠以入宗廟光武受命中興
建明堂立辟雍陛下以聖明奉遵以禮服龍袞祭五
帝禮缺樂崩久無祭天地冕服之制按尊事神祇絜
齊盛服敬之至也日月星辰山龍華藻天王袞冕十
有二旒以則天數旂有龍章日月以備其文今祭明
堂宗廟圓以法天方以則地服以華文象其物宜以

降神明肅雍備思博其類也天地之禮冕冠裳衣宜

如明堂之制

在永平二年正月

異姓為後之子服本親議

漢吳商

或問以異姓為後然當還服本親及其子當又從其父而服耶將以異姓而不服也答曰神不歆非族明非異姓所應祭也雖世人無後並取異姓以自繼然本親之服骨血之恩無絕道也異姓之義可同於女子出適還服本親皆降一等至於其子應從服者亦當同於女子之子從於母而服其外親今出為異姓作後其子亦當從於父服之也案父下舊衍父為所生父母周子宜如外祖父母之加也其昆弟父雖服

之大功。案弟下舊衍之。子二字今刪。於子尤無尊可加。及其姊妹父爲小功。案父爲舊誤。倒今改。則子皆宜降於異姓之服。不得過總麻也。

魏尚書奏王侯在喪襲爵議

魏尚書奏以故漢獻帝嫡孫杜氏鄉侯劉康襲爵假授使者拜授康素服奪情議。按周禮天子公卿諸侯吉服皆元冕朱裏。元衣纁裳。有喪凶則變之。麻冕黼裳。邦君麻冕蟻裳。云麻冕者則素冕。麻不加采色。又變其裳亦非純吉亦不純凶。漢氏承秦改六冕之制。以元冠絳衣一服而已。有喪凶之事則變吉服以從簡易。故諸王薨遣使者拜嗣子爲王。則元冠纁經服。

素以承詔命事訖然後反喪服考之前典則差周書論之漢室則合常制

宗議

晉賀循

奉宗加於常禮平居即每事諮告凡告宗之例宗內祭祀嫁女娶妻死亡子生行求改易名字皆告若宗子時祭則宗內男女畢會喪故亦如之若宗內吉凶之事宗子亦普率宗黨以赴役之若宗子時祭則告於同宗祭畢合族於宗之家男子女子以班宗子爲男主宗婦爲女主故云宗子雖七十無無主婦以當合族紀宗故也凡所告子生宗子皆書於宗籍大宗無後則支子以昭穆後之後宗立則宗道存而諸義

有主也。立主義存而有一人不悖者，則會宗而議其
罰。族不可以無統，故立宗。宗位既定，則常尊歸之。理
其親親者也是。故義定於本，自然不移。名存於政而
不繼其人，宗子之道也。故爲宗子者，雖在凡才，猶當
佐之佑之，而奉以爲主。雖有高明之屬，盛德之親，父
兄之尊，而不得干其任者，所以全正統而一人之情
也。若姦回淫亂，行出軌道，有殄宗廢祀之罪者，然後
乃告諸宗廟而改立其次，亦義之權也。

荅庾亮問宗議

晉賀循

禮宗子之義，所以明本祖之正統，紀百代而不紊者
也。而宗之義，委曲著見者，多在別子。非卿大夫之文。

偏不詳悉服之致疑有如來旨然舊義雖非別子起於是邦而爲大夫者便爲大宗其嫡繼之亦百代不遷禮記王制云大夫三廟一昭一穆與太祖之廟而三鄭君解曰太祖別子始爵者也雖非別子始爵者亦然此其義也此謂起於是國盛德特興爲一宗之始者也如此則百代不遷統族序親及族人服之皆宜如別子之宗也又宗子之服雖在絕屬皆齋纓三月代衰禮替數之者少吳中畧無此服中土總而不齋其所由來以致政教凌遲人情漸慢非謂大夫位卑或以非代封爲嫌也

出後者爲本父母服議

晉王 虞

喪服云為人後者為其父母期傳曰持重於大宗者

降其小宗也案舊脫期傳按經傳為人後者固自降

其親也所以降其親者已受重於大宗必為所後之

父服斬故也制其體例若受重於大宗而不為所後

之父服斬則自非經所謂為人後者之義也凡既受

命出於人後而不為所後之父制斬服固非禮也還

為其親斬亦非禮也均其失寧居過重無居過輕故

失恩由義厭情為禮是以五服之踈屬有相為重者

矣天性之父子有相為輕者矣屈伸進退有自來也

今奉義則不為所後之父服崇恩復不成所生之喪

二者並闕未知其詳將何所居案此正謂甲有子丙

乙更自有子兩選本而乙死者也當時所議異同杜氏本書自詳之且傳敝經意但為
既後大宗無二斬之道非不斬之制也談者不疑為
後而不為所後制服為非禮乃謂反服其親為傷教
斯蓋惑之大者也若不服所後之父復抑其反宗本
恩則是凡為後之子可有不服三年之也也愚謂為
後之子及所後服重則宜如禮降其所生若不及為
所後制服則宜還為其親服斬葉此謂差之義例即
之人心在可通矣

孫曾為後議

晉何琦

卿士之家別宗無後宗緒不可絕若昆弟以孫若曾
孫後之理宜然也禮緣事而興不應拘常以為礙也

魏之宗聖遠繼宣尼琦從父以孫級族祖荀顛無子以兄孫爲嗣此成比也

書 奏記

遺蘇秦張儀書

周 鬼谷先生

鬼谷先生不知何許人也隱居鬼谷山因以爲稱蘇秦張儀師之遂立功名先生遺書責之曰

若二君豈不見河邊之樹乎僕御執其枝波浪盪其

根上無徑尺之陰身被數千之痕太平御覽五百此

木豈與天地有仇怨所居然也子不見嵩岱之松柏

華霍之檀桐乎上枝干於青雲下根通於三泉千秋

萬歲不受斧斤之患此木豈於天地有骨肉哉蓋所

居然也

出表淑真隱傳案杜光庭錄異記取此而增添首尾且有更改殊不可據今不錄

與傅麴武書

周燕太子丹

丹不肖生於僻陋之國長於不毛之地未嘗得覩君子雅訓達人之道也然鄙意欲有所陳幸傅垂覽之丹聞丈夫所恥恥受辱以生於世也貞女所羞羞見劫以虧其節也故有刎喉不顧據鼎不避者斯豈樂死而忘生哉其心有所守也今秦王反戾天常虎狼其行遇丹無禮為諸侯最丹每念之痛入骨髓計燕國之眾不能敵之曠年相守力固不足欲收天下之勇士集海內之英雄破國空藏以奉養之重幣甘辭以市於秦秦貪我賂而信我辭則一劍之任可當百

萬之師。須臾之間。可解丹萬世之恥。若其不然。令丹生無面目於天下。死懷恨於九泉。必令諸侯無以爲歎。易水之北。未知誰有此蓋。亦子大夫之恥也。謹遣書願熟思之。

報燕太子書

周 魏 武

臣聞快於意者虧於行。甘於心者傷於性。今太子欲滅悃悃之恥。除久久之恨。此實臣所當糜軀碎首而不避也。私以爲智者不冀僥倖以要功。明者不苟從志以順心。事必成然後舉。身必安而後行。故發無失舉之尤。動無蹉跌之媿也。太子貴匹夫之勇。信一劍之任。而欲望功臣以爲疏。臣願合從於楚。并勢於趙。

連衡於韓魏然後圖秦秦可破也且韓魏與秦外親
內疏若有倡兵楚乃來應韓魏必從其勢可見令臣
計從太子之取除愚鄙之累解矣太子慮之

與摯伯陵書

漢司馬遷

摯峻字伯陵京兆長安人也少治清節與太史令司
馬遷交好峻獨退修身德隱於阡山遷既親貴乃以
書勸峻進曰

遷聞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太上立德其次立言其次
立功伏唯伯陵材能絕人高上其志以善厥身冰清
玉潔不以細行荷累其名固已貴矣然未盡太上之
所由也願先生少致意焉

報太史公司馬遷書

漢摯峻

峻聞古之君子料能而行度德而處故悔愆去於身利不可以虛受名不可以苟得漢興以來帝王之道於斯始顯能者見利不肖者自屏亦其時也周易大君有命小人勿用徒欲偃仰從容以送餘齒耳

與蘇武書

漢李陵

子卿名聲冠於圖藉分義光於二國形影表於丹青爵祿傳於王室家獲無窮之寵永明白於千載夫行志志立求仁得仁雖遭困厄死而後已將何恨哉陵前提步卒五千深入匈奴右地三千餘里雖身降名辱下計其功豈不足以免老母之命耶嗟乎子卿世

事謬矣功者福主今為禍先忠者義本今為重患是以彭蠡赴流屈原沈身子欲居九夷此不由感怨之志耶行矣子卿恩若一體分為二朝悠悠永絕何可為思人殊俗異死生斷絕何由復達文選注四十一引李陵前與蘇子卿書云陵前為子卿死之計所以然者冀其驅虜虜翻然南馳故且屈以求伸若不死功成事立則將上報厚恩下顯祖考之明也又云陵當謂單于畜兵養士循先將軍之令將飲馬河洛收珠南海皆不在此篇中又引陵集表云臣以前漢二年到塞外尋被詔書責臣不進臣輒引師到浚稽山五將失道○被李陵重報書已見文選據御覽四百八十九引李陵別傳曰陵與蘇武書曰男兒生不成人之流傳於後蘇所載是知此書及蘇武報書俱不成名云云即文選後人所輯傳中書翰未必非本人之作流傳於後蘇氏賦不知文偽作真臆說也

報李陵書

漢蘇武

曩以人之

案之今改舊誤

奉使方外至使遐夷作逆封豕

造悖豺狼出爪摧辱王命身幽於無人之處跡戢於

胡塞之地軟朝露以為飲茹田鼠以為糧窮目極望

不見所識側耳遠聽不聞人聲當此之時生不足甘

死不足惡所以忍困強存徒念忠義雖誘僕以隆爵

厚寵萬金之利不以滑其慮也迫以白刃在頸鐵鎖

在喉不以動其心也何則志定於不回期誓於沒命

幸賴聖明遠垂拯贖得使入湯之禽復假羽毛則斷

之足復蒙連續每念足下才為世英

文選注四十器

為時出語曰夜行被繡不足為榮況於家室孤滅棄

在絕域衣則異制食味不均棄捐功名雖尚視息與

亡無異向使君服節死難書功竹帛傳名千代茅土之封永在不朽不亦休哉嗟乎李卿事已去矣失之

毫釐差之千里將復何言所貶重遺義當順承本為

一體今為異俗余歸漢室子留彼國臣無境外之交

故不當受乖離邈矣相見末期國別俗殊死生隔絕

代馬越鳥能不依依謹奉荅報并還所贈見藝文類

書鈔一百七引蘇武荅李陵書云當子銳氣深入之時發夕息數千萬里雖乘風附景不足擬其迅

也太平御覽九百十九引蘇武與李陵書曰乘雲附景不足譬速晨鳧失羣不足以喻疾豈可因歸雁

以運糧託景風以餉軍哉文選注五十二引蘇武荅李陵書曰其於學人皆如鳳如龍皆不在此篇中

誠兄子書

漢張奐

汝曹薄祜早失賢父財單勢盡今適喘息聞仲社輕

傲耆老侮狎同年極口恣意當崇長幼以禮自持閒
燉煌有人來同聲相道皆稱叔時寬仁聞之喜而且
悲喜叔時得美稱悲汝得惡論經言孔於鄉黨恂恂
如也恂恂者恭謙之貌也經難知且自以汝資父爲
師汝父寧輕鄉里耶年少多失改之爲貴蘧伯玉年
五十見四十九年非但能改之不可不思吾言不自
克責反云張甲誘我李乙怨我我無是過爾亦已矣

與弟圖書

漢李固

固今年五十七鬢髮已白所爲容身而遊滿腹而去
周觀天下獨未見益州耳昔嚴夫子嘗言經有五涉
其四州有九遊其八欲類此子矣

荅友勸仕進者

漢郭泰

吾晝察人事夜看乾象天之所廢不可支也方今運在明夷之交值勿用之位蓋盤桓潛居之時非在天利見之會也雖在原陸猶恐滄海橫流吾其魚也可冒衝風而乘奔波乎未若巖岫頤神娛心彭老優哉游哉聊以卒歲

後漢書本傳止有首四句

爲緱氏女玉奏記外黃令

漢申屠蟠

伏聞大女緱玉爲父報讎獄已決不勝感悼之情敢陳所聞昔太原周黨感春秋義辭師復讎當時論者猶高其節况玉女弱耳無所聞心無所激內無同生之謀外無交遊之助直推父子之情奮發怒之心手

刃刺讎。僵尸流血。當時聞之人無勇怯。莫不强膽增氣。輕身殉義。攘袂高談。稱羨今聞。玉幽執牢檻。罪名已定。皆心低意沮。悵悵長歎。蟠雖愚昧。以為玉之節義。歷代未有。實足以感無恥之孤。激忍辱之子。假玉不值明時。尚望追旌閭墓。顯異後嗣。況事在清聽。不加八議。哀矜之貸。誠為朝廷痛之。出杜預女記。藝文類聚三十三引。

列女傳曰。緹氏女。玉為父報仇。吏執玉。以告外黃令。梁配欲論殺玉。中屠蠡時年十五。進諫云云。配善其言。乃為減死。論所載文不全也。

奏記大將軍梁冀

漢朱穆

大將軍內有貴親之固。外有功業之重。誠不可復枉道散財。以事左右近臣。宦者選舉刑賞。有干典制。輒

率公卿詣朝堂案其罪咎則改節從訓猶影響也今反越津逾序以大事小以明事闇從其過言隨其失行天下之事受其枉戾傷損財物壞亂綱紀左右近官並以私情干擾天下雖大而民無所容足也餘尚可忍官位之事尤不可私毒害流布日夜廣遠願大將軍省廢他事十刻之間考案古今官民之極度數作趣較然可見如不早悟舟中之人皆敵國也若以穆輕愚不信其言可呼所親識古今者請徵核其實不可不誠懼有後恨

詣巴郡太守自訟

孝桓帝以并州刺史泰山但望

徒業廣韻但干切

字伯闔爲

巴郡太守。勲恤民隱。郡文學掾。宕渠趙芬。掾(去)農馮
尤。塾江龔榮。王祈。李溫。臨江嚴就。胡良。文愷。安漢陳
禧。閬中黃閻。江州毋成。陽譽。喬就。張紹。牟存。平直等。
詣望自訟曰。

郡境廣遠。千里給吏。兼將人從。冬往夏還。夏單冬複。
惟踰時之役。懷怨曠之思。其昏喪吉凶。不得相見。解
緩補綻。下至薪菜之物。無不躬買於市。富者財得自
供。貧者無以自久。是以清儉。天枉不聞。加以水陸艱
難。山有猛獸。思迫期會。隕身江河。投死虎口。咨嗟之
歎。歷世所苦。天之應感。乃遭明府。欲爲更新。童兒匹
婦。懽喜相賀。將去遠就近。釋危蒙安。縣無數十。民無

遠邇恩加未生澤及來世巍巍之功勒於金石乞以
文書付計掾史人鬼同符必獲嘉報芬等幸甚

與府君書

漢張芝

八月九日芝白府君足下不日秋涼平善廣闊彌邁
想思無違前比得書不遂西行望遠懸想何日不歎
捐棄漂沒不當行李又去春送舉喪到美陽須待伴
比故遂蘭絕有緣復相聞飡食自愛張芝幸甚幸甚

誠子書

晉羊祜

吾少受先君之教能言之年便召以典文年九歲便
誨以詩書然尚猶無鄉人之稱無清異之名今之職
位謬恩之加耳非吾力所能致也吾不如先君遠矣

汝等復不如吾諮度(宏)偉恐汝兄弟未之能也奇異
獨達察汝等將無分也恭為德首慎為行基願汝等
言則忠信行則篤敬無口許人以財無傳不經之語
聞聽毀譽之語聞人之過耳可得受口不得宣思而
後動若言行無信身受大謗自入刑論豈復惜汝恥
及祖考思乃父言纂乃父教各諷誦之據晉書本傳
長子倫次暨次伊次篇此書云汝等又云汝
兄弟當題識兄子也藝文類聚脫兄字耳

與揚州刺史周俊書

晉蔡洪

一日侍坐言及吳士詢於芻蕘遂見下問造次承顏
載辭不舉勅令條列名狀退輒思之今稱疏所知吳
展字士季下邳人忠足矯非清足厲俗信可結神才

堪幹世仕吳為廣州刺史吳郡太守吳平還下邳閉
 門自守不交賓客誠聖王之老成明時之雋乂也朱
 誕字永長吳郡人體履清和黃中通理吳朝舉賢良
 累遷議郎今歸在家誠理物之至德清選之高望也
 嚴隱字仲弼吳郡人稟氣清純思度淵偉吳朝舉賢
 良宛陵令吳平去職九臯之鳴鶴空谷之白駒也張
 暢字威伯吳郡人稟性堅明志行清朗居磨涅之中
 無淄磷之損歲寒松柏幽夜之逸光也出洪集劉孝
標云蔡所論
士十六人但所引止此○案隋書經籍志
志梁又有松滋令蔡洪集二卷錄一卷云

與皇甫謐書

晉辛曠

夫三光懸象式揚天德岳瀆山澤廣開地道賢人顯

進實興聖治故風力佐黃

案力上舊脫風字今補

而涿鹿之征

捷舜禹翼唐而滔天之災殄阿衡在商而成湯之功
著姜望入周而文武之業建聖人光濟四海欲垂大
化者莫不收才取良而致股肱忠賢大才之人願立
名迹思在利見大人而主聖時治此所以應天順民
之神龜利涉大川之元吉大晉合天地之中和經日
月之重光四目視其明四聰達其聽巖穴出其隱四
門啓其矇登高陽之八子御高辛之羣龍俊乂在官
時亮天工鳥獸非君子之儔九臯無長鳴之鶴萬國
黎獻咸仰南風之仁而挹聖化之隆此其至治也而
先生固執冲虛塞淵其心殉文人之耿介忘宣尼之

所沾步幽山之窮徑背漢津之明衢日月遂往時不
我須此惜寸陰者之所以爲懼而臨川者之所以懷
慨也竊謂先生降匪石於高岡迴羽儀於皇京順震
驚而翔撫奮六翮於天庭邈禹稷之遐蹤騁大往之
夷塗招不世之洪勳同先哲之丕模使瞻仰者所以
知藉美也案知藉舊誤今改希昔人六義之一獻斯一篇
惟蒙采覽

又與皇甫謐書

晉辛 曠

伏惟先生黃中通理經綸稽古既好斯文述而不作
將邁卜商於洙泗之上超董生於儒林之首含光烈
於千載之前吐英聲於萬世之後亦以盛矣曠以不

敏感佩厚惠願附驥尾撫塵而遊諮覩末因而西望
延企

荅辛曠書

晉皇甫謐

聞服有素委心無量加昔州壤通門舊義虛想之積
過於陵阜汎愛不遺猥降德音清喻爛煥情義欸篤
執誨欣然若饗太牢挹佩至眷銘乎心膂且箕山之
叟超迹於堯帝之世首陽之老抗操於有周之隆故
能名奮百代使聞之厲節皆經聖明之論所以邈世
卓峙者也至於鄙薄才頑行穢疾奪其志神迷其心
因託虛靜遂竊美選聖上仁聰亮其辛苦每自陳訴
輒見寬放雖大君有命實小人勿用也匪敢盤桓疾

與榮競巾車順命非劣憊所堪也密雲雖興知枯木
難植昔人有言欲之必爲之辭豈來惠之謂矣猥承
告示欲備七十木非梧桐豈敢棲鳳聞命悚灼如蹈
春冰非苟崇謙實懼陷墜幸恕不假明亮志心

荅趙景真書

晉嵇 藩

登山遠望觀嶸嶮以成憤策杖廣澤瞻長波以增悲
遊眇春圃情有秋林之悴濯足夏流心懷冬冰之慘
對榮宴而不樂臨清觴而無歡今足下琬琰之璞未
剖而求光時之價騏驥之足未攄而希絕景之功心
銳而動淺望速而應遲故有企佇之懷爾夫處靜不
悶古人所貴窮而不濫君子之美故顏生居陋不改

其樂孔父困陳弦歌不廢幸吾子思宏遠理舍道自
榮將與足下交伯成於窮野結箕山乎蓬屋侶范生
於海濱儔黃綺於商岳憑輕雲以絕馳遊曠蕩以自
足雖不齊足下之所樂亦吾心之所願也案景真與
嵇字茂齊景真趙
至字也事詳李善注

月儀

晉索靖

正月具書君白太族布氣景風微發順變綏寧無恙
幸甚隔限遐塗莫因良話引領託懷情過採葛企佇
難將故及表問信李庶庶俱蒙告音君白

君白四表清通俊又濯景山無由皓之隱朝有二八
之盛斯誠明珠耀光之高會鸞皇翻翥之良秋也吾

子懷英偉之才。而遇清升之祚。想已天飛奮翼。紫闥使親者有邇契也。君白。

二月具書。君白。俠鍾應氣。融風扇物。遙願高宇。及時讚宜。山川悠遠。限以成隔。自我不見。俛仰。年看塗馳思。言存所親。裁及告懷。悵焉不具。君白。

君白。王路熙和。皇化洋溢。博採英儒。以恢時佐。輦無叩角之怨。門有縉紳之盛。斯乃潛龍逢九五之運。寶玉值卞氏之明。已委蓬室之陋。以妥金紫之榮。使親契有拂冠之慶也。君白。

三月具書。君白。姑洗育物。磬無不宜。延想吾子。隨運是康。機度推流。不面踰紀。分逼長塗。因良展馳心。

投情庶能感應。書修問，罔然不具。君白。

君白：洪化遐布，率土咸寧。秉卞壯之勇者，匿武而精道。抱管鮑之才者，彈冠而待顯。怪以高之姿，而懷迷時之志。違明明之求，蹈不識之闇。機運稍移，人生若寄。願速龍躍，耀於雲漢也。君白。

七月具書。君白：夷則布氣，暑運西流。遙想足下動靜，順宜。川塗悠遠，乖我談宴。心存明瑰，精爽馳想。登高長佇，涕以隕之。不勝勞歎。裁及書問。君白。

君白：與子少舊，契闊在昔。情款好合，如彼琴瑟。何啻離別，歷載十餘年。往。天地之悠長，人生之險絕。悼言多感，悵然傷懷。唯足下寶德育。

素以熙萬福。此故舊君白。

八月具書君白。南呂應化。中秋告涼。敬想令問。福履多宜。山川緬邈。信理希寡。談面既闕。音問又疎。傾首延懷。無日不勞。想篤分好。不孤。亦見信憶舊。裁因數字。行人彭彭。俱數相聞。君白。

君白。世清道治。聖化光洽。明於博採。唯賢是務。足下以神龍之賈。應景風之求。足陟天閣。而德聞四海。允彼具瞻。副此羣望。竊從草澤。慷慨增願。君白。

九月具書君白。無射改卦。廣莫布氣。氣度涼和。宜時順節。路乖人隔。邈若天踰。翹首延思。遠莫致之。君子篤好。想齊往分。不勝佇企。欽渴之懷。故遣表問。不能

暢情君白。

君白昔忝同門濫攀君子子以逸羣之才當貫三千之首登堂入室研道之奧雖明闇殊品每亦希顏至以乖隔孤陋遐外曠道離友益以牆面無因之積以

書所散君白

汝帖此條文多殊異

十月具書君白應鍾導運嚴霜稍隆時變物移感候增懷心投繫想言存所親山川路限不能翻飛登彼崇丘逍遙長望延佇莫及思積情疲不勝鬱陶眷然之感裁復白書不悉君白

君白往春執手尅會來秋迎望待面慊然遲想知以逸驥之迹騁於雲漢之路龍驤天府忘此反信飛沈

壹殊何緣言。嫵厚爲時節。寶愛光儀君白。

十一月具書君白。黃鍾吐氣。猛寒零降。溫室重裘。和氣表神。休宜幸甚。歲月飛馳。逝不我待。闊別後始。忽然踰載。望塗延思。精誠所感。無物不應。百來況德音。彌滿耽玩。良翰悟味。素慰增慨。不勝抱感。裁因答。具盡君白。

君白。昔哲秋歸。而奄經半載。匪我愆期。時違來信。之隆。況旨沓密。蚩以逸踰。約以馳騫。親愛分隔。榮寧足下。復歧望耶。倉卒不具。君白。十二月具書君白。大呂度末。寒懷烈。明德宜時。夢想無恙。分隔踰年。良會乖違。感詠蕭々。言存宿好。翹

翹延領不勝思積裁及白書不能具悉君白

君白不啻壹別便成永隔瞻彼修路顧此乖限情經

運候思興感物■言存信涕以流墜足下類度同懷

信使知問君白

與支遁書

晉謝安

思君日積計辰傾遲知欲還剡自治甚以悵然人生

如寄耳頃風流得意之事殆為都盡終日感感觸事

惆悵唯遲君來以晤言消之一日當千載耳此多山

縣案時為吳興守閑靜差可養疾事不異剡而醫藥不同必

思此緣副其積想也

永和中與揚州刺史殷浩書

晉王彪之

太史上元日合朔談者或有疑應却會與否昔建元
元年亦元日合朔庾車騎寫劉孔才所論以示八座
於時朝議有謂孔才所論為不得禮意荀令從之案
車騎冰也劉孔才是勝人之一失也何者禮云諸侯
勁也荀令或也旅見天子入門不得終禮而廢者四太廟火日蝕后
之喪雨沾服失容尋此四事之指自謂諸侯雖已入
門而卒暴有之則不得終禮非為先存其事而僥倖
史官推術錯謬故不豫廢朝禮也夫三辰有災莫大
日蝕史官告譴曾無懼容不修豫防之禮而廢消救
之術方大饗華夷君臣相慶豈復是將處天災罪已
之謂且檢之事實合朔之儀至尊靜躬殿堂不聽政

事冕服御坐門闥之制與元會禮異自不得兼行則當權其事宜合朔之禮不輕於元會元會有可却之準合朔無可廢之義謂應依建元故事却元會御覽二十九引云晉起居注○案晉書禮志具載漢建安晉元興及永和三事而此書僅有數句故錄之

與釋道安書

晉習鑿齒

興寧三年四月五日鑿齒稽首和南承應真履正明白內融慈訓兼照道俗齊蔭宗虛者悟無常之旨存有者達外身之權清風藻於中夏鸞響厲乎八冥元味遠猷何榮如之弟子聞夫不終朝而雨六合者彌天之雲也宏淵源以潤八極者四大之流也彼直無為降而萬物賴其澤此本無心行而高下蒙其潤況

哀世降步。愍時而生。資始繫於度物。明道存乎練俗。乘不疾之輿。以涉無遠之道。命外身之駕。以應十方之求。而可得玉潤於一山。冰結於一谷。望闔風而不迴。儀措此世而不誨。度者哉。且夫自大教東流。四百餘年矣。雖蕃王居士。時有奉者。而真丹宿訓。先行上世。道運時遷。俗未僉悟。藻悅濤波。下士而已。唯蕭祖明皇帝。實天降德。始欽斯道。手畫如來之容。口味三昧之旨。戒行峻於巖隱。元祖暢乎無生。大塊既唱。萬竅俱怒。呼賢哲君子。靡不歸宗。日月雖遠。光景彌暉。道業之隆。莫盛於今。豈所謂月光道寂。將生真土。靈鉢東遷。忽驗於茲乎。又聞三千得道。俱見南陽。明學

開士陶演真言。上考聖達之誨。下測道行之驗。深經
普往。非斯而誰。懷道邁訓。舍茲孰降。是以此方諸僧。
咸有傾想。目欣金色之瑞。耳遲無上之箴。老幼等願。
道俗同懷。繫詠之情。非常言也。若慶雲東徂。摩尼迴
躍。一躡七寶之座。暫視明哲之燈。雨甘露於豐草。植
梅檀於江湄。則如來之教。復崇於今日。元波逸響。重
蕩濯於一代矣。不勝延豫。裁書致心意之蘊。積曷云
能暢。弟子襄陽習鑿齒稽首和南。

與羅君章書

晉孫盛

省更生論。括囊變化。窮尋聚散。思理既佳。又指味辭。
致亦快。是好論也。然吾意猶有同異。以今萬物化爲

異形者不可勝數。應理不失。但隱顯有年載。然今萬化猶應多少。有還得形者。無緣盡當。須冥遠耳目。不復開逐。然後乃復其本也。吾謂形既粉散。知亦如之。紛錯混淆。化爲異物。他物各失其舊。非復昔日。此有情者。所以悲歎若然。則足下未可孤以自慰也。

答孫安國書

晉羅含

獲書文畧旨辭。理亦兼情。雖欣清酬。未喻乃懷。區區不可。請尋前本。本亦不謂物都不化。但化者各自得其所化。類者亦不失其舊體。孰主陶是。載混載判。言然之至分而不可亂也。如此豈徒一更而已哉。將與無窮而長更矣。終而復始。其數歷然。未能知今。安能

知更益積悲忘言。諮求所通。豈云唯慰。聊以寄散而已矣。

與遠法師書

晉桓

元

夫至道緬邈。佛理幽深。豈是悠悠常徒所能習求。沙門去棄六親之情。毀其形骸。口絕滋味。被褐帶索。山棲枕石。永乖世務。百代之中。庶或有一髣髴之閒。今世道士。雖外毀儀容。而心過俗人。所謂道俗之際。可謂學步邯鄲。匍匐而歸。先聖有言。未知生焉。知死而令一生之中。困苦形神。方求冥冥黃泉下福。皆是管見。未體大化。迷而知反。去道不遠。可不三思。運不居人。忽焉將老。可復追哉。聊贈至言。幸能納之。

與從弟孝徵書

晉鈕滔母

省爾譏我以養鵠乃戒以衛懿滅斃之禍斯言感矣
 吾未之取彼衛懿之好民無後車之載鶴有乘軒之
 飾禍敗之由由乎失所若乃開圃即於靈囿沃池矩
 乎神沼文魚躍於白水素鳥翔乎神州豈非周文之
 德大雅所修哉夫嘉肴旨酒非不美也夏禹盛以陶
 豆殷紂貯以玉杯而此聖以興彼愚以滅蓋置之失
 所而一作一本其無失來難可施乎案隋書經籍志梁有
晉松陽今鈕滔母孫

瓊集二卷

與妹劉氏書

晉徐藻妻陳氏

伏見偉方所作先君誄其述詠勲德則仁風靡墜其

言情訴哀則孝心以敘自非挺生之才孰能克隆聿
修若斯者乎執詠反覆觸言流淚感賴交集悲慰並
至元方偉芳並年少而有盛才文辭富艷冠於此世
竊不自量有疑一言畧陳所懷庶備起予先君既體
仁義又動則聖檢奉親極孝事君盡忠行己也恭
養民也惠可謂立德立功示民軌儀者也但道長祚
短時乏識真榮位未登高志不遂本不標方外迹也
老莊者絕聖棄智渾齊萬物等貴賤忘哀樂非經典
所貴非名教所取何必輒引以爲喻耶可共詳之

與兄弟書

晉寡婦淑

蓋聞君子導人以德矯俗以禮是以烈士有不移之

志貞女無迴二之行。淑雖婦人，竊慕殺身成義，死而後已。夙遭禍罰，喪其所天。男弱未冠，女幼未笄，是以匍俛求生，將欲長育二子，上奉祖宗之嗣，下繼祖禰之禮。然後覲於黃泉，永無慙色。仁兄德弟，既不能厲高節於弱志，發明明於闇昧，許我他人，逼我於上，乃命官人訟之簡書。夫智者不可惑以事，仁者不可脅以死。晏嬰不以白刃臨頸，改正直之辭。梁寡案舊衍婦字今刪不以毀形之痛，忘執節之義。高山景行，豈不思齊。計兄弟備託學門，不能匡我以道，博我以文。雖曰既學，吾謂之未也。出杜預女記

續古文苑卷第七